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的三重困境及破解对策

樊宇轩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 上海 200234

DOI:10.61369/EST.2025060009

摘 要：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克己、守礼、通达、中庸”等良好品性的根基。在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背景下，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进行的社会实践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深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的三重困境，构建“原则—问题—对策”之破解方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两创”实践方法的创新与发展，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才能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断向前。但在具体实践方面，面临表层化、简单化与异化等现实困境。为此，应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内涵引领”的创新生态与“科技赋能”的价值体系，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系统性激活与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应对策略

The Triple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Two Innovations" Practic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an Yuxu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aw,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passed down by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millennia has become the foundation for virtues such as "self-discipline, propriety, wisdom, and moder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dvanc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social practices centered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wo Innovations") are flourishing, forming a vital componen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threefold challenges confronting the "Two innovations" practice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s a "principle-problem-solution" approach to address them. Only by adopting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emphasiz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o Innovations" methodology, and fortifying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can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e propelled forward. Howeve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faces real-world obstacles such as superficiality, oversimpl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establish an education system of "deep integration,"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substantive guidance," and a value system of "technology-empowered" approaches to achieve the systematic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countermeasures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开拓创新的聪明才智中孕育出来的处世哲学，是无数代中国人在保家卫国的战火中沐浴出来的侠骨柔情，是无数中国人相信“人定胜天”而一次又一次与大自然较量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明确为战略任务，^[1-2]这是丰富新时代文化建设新内涵、开启新篇章的重要途径。如何把新旧文化的优秀基因融合在一起，浸润人民群众心田，充分激发人民的文化自信，筑牢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坚固堡垒，是当前“两创”亟需破解的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的导向性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既呼应了中国人民文化传承的内在需求，也是增强其文化自信的必要手段，为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战略支撑。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两创”实践必须以人民为中心，遵循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坚持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也是人民创造

了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实践应站位于人民群众，致力于满足人民的需要。^[3]因此，“两创”实践应深入大众生活，服务于人的精神成长与全面发展。^[8]

如果仅仅满足于停留在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或精英化的学术研究上，就失去了“两创”实践的应有之义。首先，“两创”实践与教育体系的融合是青少年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既加固了我国青少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纽带，又激发了青少年对其进行研究学习的兴趣。其次，在公共场所的文化服务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把文化魅力渗透在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最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产业，形成可消费、可体验的文化产品，既迎合了人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需求，又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以古为今用为方法途径

“两创”不是简单的复古或照搬，而是要在深刻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古为今用”，是提取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核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民为邦本”的治理观等；所谓“推陈出新”，是剥离其特定事件在特定条件下的表现外壳与陈规旧俗，赋予其新的表达形式与载体。^[4]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以及“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经由《诗经》《论语》《道德经》等典籍，跨越时空，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如何运用这些积极的价值理念所蕴含的智慧来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把适合当代社会的治理思想来运用到现实治理之中？唯有在观察现有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结合当代社会问题思考，通过古今对话，实现价值观的内化与升华。^[5]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浙江绍兴，有一种极具地方特色传统帽饰——乌毡帽，成为绍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本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对于它的保护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陈列展览，而是通过引入现代色彩美学与时尚设计，使其转化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城市文化IP，成功融入都市生活。这即是“创造性转化”的生动体现——既保留了文化基因，又实现了形式再造。

（三）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两创”是一项涉及教育、科技、产业、传播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整体布局，缺乏前瞻性，那么推进过程中一定会呈现出“碎片化”“运动式”状态，无法让人们从心底信服。^[6]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这个方法论指引下，首先要搭建大中小学一体化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体系，在其继承与发展上实现传承的连续性。这就需要抓好各级各类学校这个主阵地，将“两创”理念融入课堂教学体系，尤其是融入中小学校和高校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在学校课程中吸收、在文化氛围中领悟、在日常活动中践行。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筑牢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根基。其次，要在横向上推动文化与科技、教育、旅游、设计等领域的深度融合。这就需要以各重点领域为主阵地，使各阵地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容器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桥梁。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学术研究与社会普及之间的关系。最后，要避免“有形无神”的表层化创新，注重优秀文化精神内核的提炼与价值体系的重构。只有将创新落到实处，才能使优秀文化走进人们的心里，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的现实挑战

尽管“两创”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制约其深度推进与效能释放。

（一）教育领域的表层化：课程碎片化与育人目标脱节

当前，教育体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仍存在“三多三少”结构性短板。一是活动多，课程少。节日展演、手工体验等短期活动频繁，但教师自身对传统文化理解有限，师资力量薄弱，难以开展高质量教学，更缺乏系统化、常态化的课程设计；二是知识多，价值少。教学方式偏重知识灌输、缺少体验式、探究式学习；教学内容偏重古诗文背诵、历史人物记忆，忽视文化精神的内化与价值观塑造，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难以形成深层文化认同；三是科目多，融合少。语文、历史等学科各自为政，未能与艺术、德育、科学等课程进行系统整合，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其结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呈现“碎片化”“表演化”倾向，育人实效薄弱，难以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

（二）转化过程的简单化：“翻译”代替“转化”，古今文化衔接断层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两创”实践缺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解读和理解性转化，仅仅停留在对其文化符号的简单“翻译”或“复制”，难以让人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例如将古画制成文创T恤、将古诗词配乐演唱等文创作品，虽然会产生一些热度，具有一定的传播效果，但是究其根本，无法引起人民群众的深刻共鸣，起不到传承、创新的推广效果。这导致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停留在学术研究或静态保护层面，难以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可参与的现代文化产品。^[7]至于古籍、文物、非遗等底蕴深厚的优秀作品，也由于现代人古汉语文字素养的缺乏而无法完全认同和理解，导致其美学价值与精神内涵难以与现代社会实现有效连接与共鸣。即使是能够吸取这些优秀作品精神内核的博物馆，由于其展览形式单一，讲解枯燥而未能起到预想中的作用，进而失去了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宣传先机。更不用说各级各类学校课堂教学中的经典文本教学仍以背诵为主，缺乏情境化、互动性设计。诸如此类问题，导致“两创”实践浮于表层，无法深入人们内心，缺乏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再创造。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是对优秀文化基因进行深度解码，也是在对其进行时代性再造。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就诠释了这个道理，不仅要保护建筑实体，更要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智慧融入到超大型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治理范式中，构建“数字中轴”系统，致力于实现“历史遗存”到“现代治理”的跨时空飞跃。这给当下缺乏深层转化能力，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出现“断层”的项目提供了新的转化思路和转化视角。^[8]

（三）技术应用的瓶颈：科技赋能有余而文化内涵不足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浪潮席卷而来，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数字技术”赋能“两创”实践无疑成为文化传播的最佳途径。^[9]虽然数字技术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如果不能实现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仅仅停留在“展示工具”层面，优秀文化“创造性

转化”就成为空谈。目前，以下几种倾向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引起我们重视：一是过度追求 VR、AR、AI 等技术的新奇效果，忽视文化内容的深度挖掘；许多数字化项目缺乏长期投入机制，“建而不用”“用而不活”。二是将传统文化资源简单“数据化”，如三维扫描、云端存储等，数据资源分散，古籍、文物、非遗等数据库尚未实现系统整合与开放共享，也缺乏对优秀传统文化意义的阐释与重构。三是技术团队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缺乏有效合作，从而使技术应用沦为“炫技”工具，导致“优秀文化空心”现象，以至于优秀文化的主体性被技术性所遮蔽。诸如此类现象，使“科技赋能”偏离了“以文化人”的初心，甚至可能造成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误读与消费化倾向。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的应对策略

面对上述挑战，必须以系统思维重构“两创”路径，推动从“单点突破”向“体系构建”跃升。

（一）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

应打破优秀传统文化在育人实践上的碎片化格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五育融合的育人新体系。首先，统一构建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制定不同学段课程标准，细化各学段教学方式，如小学侧重感知体验，中学强化理解认同，大学深化研究创新，形成层层递进的育人链条。其次，推动各学段语文、历史、艺术、德育等学科的横向协同教学，按照不同的主题开发设计跨学科课程，提升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语文课中，组织学生将《木兰诗》改编为短剧，借助音乐、舞蹈、戏剧、书法、绘画、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将优秀文化元素融入到学生的现代艺术表达之中。用现代乐器来演奏学生音乐课上学习的古琴曲，用美术课中临摹的敦煌壁画来创作具有传统纹样的现代作品等跨学科活动都可以提升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能力，增强其优秀文化体验的沉浸感。最后，只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才能让学生全身心地浸润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场域中，不自觉的将其变为自身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入自己的血脉之中。如通过传统武术来强健体魄，通过非遗手工来培育劳动精神，通过古代典籍的诵读来涵养学生文化底蕴等，都是在学校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另外，还应强化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联动，发挥家风家教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教育”格局。

（二）构建“内涵引领”的创新生态

“两创”实践应构建以文化内涵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的创

新生态，而不仅仅是“形式驱动”。首先，强化价值阐释。必须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提炼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如“仁爱”“诚信”“和合”等，为践行“两创”提供思想资源。^[10]例如，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之所以广受好评，正是因其在舞蹈、音乐、服饰中深度融入文化意象，实现了“形式美”与“内涵深”的统一。其次，鼓励多元参与。支持高校、研究机构、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形成“学术研究—创意设计—产业转化”的完整链条。最后，建立完善的评价机制。设立“两创”项目文化价值评估体系，避免“唯流量”“唯技术”导向，引导创新回归文化本体。

（三）构建“数字赋能”的科技融合模式

构建“科技赋能、文化引领、价值共生”的价值体系^[11]对促进优秀文化“两创”实践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特别是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为其“活在当下”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之后，人们得以近距离的感受其魅力，体会其精妙，这让“两创”实践更加深入人心。首先，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是抽象的，距离我们生活的年代比较久远，也缺少视听材料供我们参考，数字化手段使得我们打破时空限制，重现其内容、背景等信息成为可能。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时，可通过虚拟漫游、数字展览、互动游戏等形式提升人们的沉浸感与参与感。其次，数字技术是智能的，利用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可以建设“数字博物馆”“虚拟文化街区”，通过打造能够交互体验的智能场景让公众近距离接触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深度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依托 VR、AR、AI 等现代技术，打造沉浸式优秀传统文化课堂，既可以引导学生“走进”故宫、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实现“云游学”；也可以让学生穿越时空的距离“与孔子对话”，增强互动性等等。最后，在数字技术应用中必须坚守我们的文化阵地，避免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殖民化”。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讲述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的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涵放在第一位，而非仅追求视觉冲击。如“云上中轴”小程序，通过虚拟解说、互动问答等多种方式，实现的不仅仅是预约导览，更把向公众传递其中的文化意蕴放在首位，从而实现了科技、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实践绝不是对过去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一场关乎中国人民精神命脉的深刻变革。面对现实的重重困境，必须步步为赢，透过现象勘破本质，以数字技术为助力，以多元表达为路径，构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生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变，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17-10-2017) [2022-10-5].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017/content_5234876.htm.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徐晨光，肖菲. 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方针的双重维度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2，(06)：164-168.
- [4] 姜喜任. 论习近平关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三个方针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12)：139-143.
- [5] 涂可国，秦树景.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内涵、思想来源与辩证关系 [J]. 周易研究，2022，(06)：12-26.
- [6] 季乃礼，茹素岩. 全过程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 [J]. 理论与改革，2023，(06)：12-24.
- [7] 姜珂. 守望、融合与创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透视提升文化自信之路 [J]. 河南社会科学，2019，(05)：54-60.
- [8] 樊志辉，马文惠.“两创”与“两个结合”的理论意蕴及实践连接 [J]. 理论探讨，2023，(05)：96-104.
- [9] 王婉波. 论中国网络文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面向及实践路径 [J]. 文学评论，2023，(06)：82-90.
- [10] 陆卫明，邓皎昱，王文辛. 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的提炼及其价值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05)：17-27.
- [11] 张艳国，陆嘉豪. 数智时代赋能“两创”的时代走向及其价值意蕴 [J]. 学术研究，2024，(11)：1-7.